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范忠貞集卷二

詳校官檢討

臣

劉錫五

助教

臣

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

臣

繆琪

校對官助教

臣

胡子衷

謄錄監生

臣

孔繼峯

欽定四庫全書

范忠貞集卷二

清苑劉可書編

撫浙奏議

請紓東南大困疏

具官

臣范承謨

謹奏

臣

向在內院恭覲

皇上日理萬幾每見必先

垂問章疏中有報水旱災荒者否有則

披覽不置憂憫見於

天顏無非以民爲邦本所宜加意培養者耳臣自奉

命撫浙無日不仰體

宸衷務期登百姓於衽席凡貪官汙吏不敢瞻徇情面
稍有姑息所以除民害也獨是逃人一項爲害甚
烈臣不敢避紛更定例之嫌爲我

皇上陳之伏惟

定鼎之初嚴立逃人之禁者原爲旗下之人非伍中甲

士即關中舊人倘被奸民引誘逃遁滿洲庄戶既
無所恃以謀生禁旅出征更無所用以隨伍故不
得不嚴其治罪之條使百姓知懼不致自陷於法
網但立法之始其所逃之人在旗日久舉動言語
易於辯別有隱匿不首者處分宜嚴若近日之逃
人辯別既難爲害最大他省臣不得知在浙言浙
則不禁慘目而傷心也臣自抵浙受事五日一至
公所會審逃人日有數起視其人率皆無賴之徒

如鬼如蜮或因借債無償將身折準或係游手好閒倚旗肆詐或朝賣身而夕逃或甫就獲而又逃其所牽連非務農黎庶即納課商賈有因需索不遂而妄扳者有因宿昔小隙而讐捏者幸而駐防諸臣悉體

聖懷反覆審問如得其情無不照例懲治然此輩雖經反坐而無辜之人家業生計已蕩然矣且所逃者非兵丁非舊人不過兵丁之家僕與僱工之奴子

甚有非工非僕但常往來其家而亦冒充旗下者
雖現行定例凡賣身旗下必有里鄰中保甘結地
方官用印押契出示曉諭未嘗不詳且明也然城
市居民或能知之至於鄉僻山民住居寫遠何暇
入城探聽既不知其曾否賣身凡素所認識者或
僱而耕耘或倩而負販一經拿獲即成窩主更有
地方光棍欲詐某家串通逃人先至其門隨率黨
羽蜂擁擒捉指爲窩逃頃刻之間身家皆陷受害

之人雖鳴之於官而官畏

功令不得不盡法嚴訊乃逃人因之逾逞輾轉被害
致百姓日困生業消亡遺累地方因而凋敝若不
亟請

皇上乾綱獨斷分別新舊另定處分恐

朝廷輸課納稅之良民不足供此輩恣奸肆虐之魚
肉也臣若一日不言

皇上一日不聞

國法一日不更百姓身家一日不保伏乞

勅部詳議自後凡兵丁舊人有逃者在內限日報明督
捕司在外報明將軍移咨督捕開明年貌籍貫立
寫牌票通行所屬嚴諭地方總甲并移隣省挨戶
查拿獲則照例治罪凡係駐防處所新買之人逃
者如其父兄曾立賣契又容畱隱匿是爲明知故
犯罪仍坐窩其餘悞畱者槩行免究庶新買之人
不得與關東舊人同例則天下百姓永受

皇恩又不特賑一方之水旱免一年之災傷可比也

請察土地以除積弊疏

具官

臣范承謨

謹奏康熙七年八月初二日准戶

部咨云浙省十一府七十六州縣實共丈出池塘
等項一千四百八十三頃八十二畝有奇清出人
丁一萬九千九百三十五丁二項共增銀六千二
百八十七兩有奇增米三千五百二十一石有奇
又杭州等十衛所共丈出塘蕩九百畝有奇增銀

八十三兩五錢增米八石一斗有奇應於本年照
例起科徵收解部但州縣衛所丈缺田地等項並
未開明因何虧缺且海寧石門武義龍游雲和景
寧等六縣虧缺田地人丁較各縣爲多温州台州
海寧三衛缺少田地或稱水衝或稱有額無田仍
請

勅該督撫逐一查明具題臣即檄行察報今據温州衛
呈稱案照奉文清丈温州衛屯畝其中缺額無田

不合衛總者多及查全書額載屯田三萬二千六百三十四畝九分原自明萬厯二十五年奉文清丈將丈出補缺外仍缺坍江無補額田一千四百畝七分彼時各官以屯田所徵籽粒之糧即充衛派城守各丁之月餉不過年終造冊核銷軍無輸納之艱官無參罰之累通融酌議遂將實缺額田一千四百餘畝派洒粟田之內自明季相沿至今矣故各丁承領實種田畝所收籽粒不足納糧以

致節年逃亡屯糧歷欠任事印官歲罹參罰今奉
文清丈屯畝若以實缺之田虛加弓口分數不惟
有悖

明旨而子遺窮軍安可復貽之累

臣

察部駁清丈一案

各州縣虧缺及數目不符歷經

臣具疏

題覆外惟是溫台海三衛缺額田一千四百畝有奇
自故明萬厯年間丈缺均攤相沿賠補足額前清
丈冊內不便虛列弓口是以衛總原額下註明冊

江之數而見在實徵錢糧仍照舊額無虧其台州
衛無徵田八千六百有奇除逃民歸業認開外實
在衝坍無存并倉衛場基無徵田共三千四百七
十五畝有奇又海寧衛沿海潮水衝沒地蕩五百
七十四畝有奇皆係實缺無徵故該衛丈冊註明
水衝及有額無田而歷年徵收錢糧仍照舊額並
無虧缺但海濱殘丁賠納維艱應否可與開除統
候

睿鑒勅部議奪

請踏勘荒田疏

具官

臣范承謨

謹奏

臣

擬於本年三月二十五日

前往台溫等府縣衛踏勘坍荒地畝曾經

題報在案

臣

今減從裹糧於各報坍荒之處窮谷深

山必爲親到須查核者必博問查核應丈量者必

按抽丈量台溫二府勘核已畢處州所屬縉龍青

田景寧雲和龍泉四縣旋准總督臣劉兆麒咨文

奉有會議

勅諭

臣

即星夜遄歸與督提二臣從長會議逐款條對

合疏密

題惟是踏勘之事未完仍當復往處郡但目今杭州

嘉湖三郡各縣異常水災嗷嗷待拯臣思處衢已

定之荒坍尚可緩勘而嘉湖目前之災厄急須賑

援雖前准部文有以後災傷不許督撫親勘之禁

自應遵守但石門縣海寧衛所原有荒坍已賠田

地亦須親往查看而嘉湖被災各邑壤地相連又
係經由便道今臣減從馳往就便看視一以查核
災傷一以賑救護恤務期有以仰慰

皇上視民如傷之意也而其所爲跼蹐靡寧者臣才短
質庸荷蒙

簡任不能宣布德意以致上千

天和下貽民災特煩

睿慮愆深罪重負國負民伏乞

皇上立賜罷片以警曠官庶庸臣不致竊位而百姓漸見得所矣

請買穀平糶疏

具官

臣范承謨

謹奏竊照嘉湖杭紹四府被災雖

有輕重而小民總無儲蓄嗷嗷待哺拯救似難刻

緩

臣

雖代爲請蠲免請折漕稍甦其困然有田者

耕種三番車戽之工已竭無田者貧無半菽將成溝瘠之捐設非買米急救何能甦延喘息除勸諭

鄉紳富民及各官捐助並罰贖米穀通發備賑外
更令災民墾除荒淤急種菜麥以備來春臣心已
殫惟是民多米少雖目前稍可支吾至冬必竭非
預爲之計米穀一盡民必流亡彼時雖議招議賑
恐無及矣臣再四圖維惟量發司庫存留銀兩遴
選能員前往江楚等處採買米穀照價平糶得價
之後照數還庫民免炊珠之歎官無仰屋之嗟救
荒良策莫此爲善更請

勅下權關守隘等官毋得苛稅阻撓庶百萬之生機可
延而

朝廷不蠲之蠲

恩同

天地矣

請開事例救荒疏

具官

臣范承謨謹奏竊照嘉湖等郡慘被異災

臣

既請蠲請折請暫發庫銀採買平糶冒瀆

宸聰者至再至三矣乃更有不得已而代民呼籲者則
無田無產至窮之民必不可不賑也臣竊仰見

皇上軫念淮揚水災既一檄

蠲除復行賑恤且

特遣大臣撫視安集誠以

至仁如天

大智如神灼見民爲邦本賦由民出不惜目前之小費
遠計後日之輸將故斷然行之不疑耳今蠲折平

糴之請固邀

皇恩然所蠲所折者皆係有田之家而未嘗及于佃戶
與窮民也此等之民最多最苦但顧目前之性命
不恤後來之犯法無恒產因無恒心誠可憐可畏
也今雖議蠲矣而此等之民無糧待蠲今雖議折
矣而此等之民無糧待折雖請買米平糴矣而此
等之民囊無一錢亦不能糴是至貧至苦之民反
不能需

朝廷涓滴之澤非大賑濟斷難安生臣再四圖維無
如推廣援納之例省

公帑而惠民生爲至計也向者直省開援納之例用
以賑濟飢民業已行之有效矣但部臣拘于不爲
例之

旨故嗣有請者槩覆不允頃以河工關係甚重

皇上又復斷然行之豈非時有緩急事有輕重惟

聖人能達權通變於未窮乎夫河工一項既破例行之

今窮民哀呼之狀似更有急於河工者安忍立視其死散而不爲之請命乎伏乞

皇上乾斷獨行准照直隸山東河南賑濟飢民事例一視同仁或將浙省所援納捐助河工之銀先儘賑饑如有餘貲再給河工臣自嚴加查核不使絲毫冒濫雖曰

特恩破例然實就現行例中畧爲通融耳況以浙民之財暫濟浙民之急順便可行惟在

皇上恩俞之而百萬垂斃之民當立有起色矣

請改折漕糧疏

具官

臣范承謨

謹奏切照嘉湖二府歲輸漕白南

秋等米地丁起存銀兩咸皆取給于田二府田多
低窪即雨暘時若辦納尚自艱難不意今歲自春
徂夏霖雨連綿豆麥腐爛桑樹朽蠹其間有高岸
稍可壅築之處男婦老幼盡力堵岸尚欲補挿秧
苗聊爲接濟不意六月十二等日颶風暴雨山水

下注湖流逆衝已築之岸復傾再插之秧又沒三
畝救護三次被淹財力費盡秋成絕望臣於七月
初旬減從輕舟親行踏勘溪田不辨一望汪洋災
民扶危攜幼告竭告賑者日以萬計顛連之狀駭
目驚心臣敬宣

皇上視民如傷之意必不使爾失所而百姓又以田盡
淹沒糧無所出哭訴舟前夫

國家賦稅半藉東南而嘉湖之民專恃絲穀今禾既

無存桑多朽蠹目前饑窘已自難堪况又時屆漕徵無怪乎災民哀請懇援淮揚被災之例蠲漕之外伏求請賑臣愚以爲民命宜恤

國課當籌蠲漕之典出之

特恩不敢妄請惟查順治八年水災戶部題爲今歲之糧將到等事一

疏內開漕運議單災傷改折之例被災八分以上者每石折銀五錢七分以上者每石折銀七錢各以

被災之輕重爲折徵之差等至於耗潤等米原因
解運正米以供盤剝晒颺之需漕運議單亦准遇
災改折正折正改兌米原無並折耗潤等米之例
其隨漕耗潤等米似應免征奉有

俞旨是折正改而免耗潤業有成例矣今嘉湖二府被
災田二百七十一萬五百一畝該漕糧正米二十
二萬四千一百餘石敢懇

皇上破格垂恩准照時價折銀解部在額課既已無虧

而民間可免遠糴買補裝運之費復省盤剝晒颺等項耗潤餘米八萬九千六百餘石給發運軍漕截銀一十萬五千餘兩

公家亦省用漕船四百四十八隻又省今歲額造船一百隻計銀二萬八千餘兩減存船三百四十八隻計修船貢具銀約共三千餘兩運軍行月糧米三萬一千餘石行月安家等銀二萬五千餘兩米三萬一千餘石其輕費枵木蓆板隨糧應解各項

仍行解部是

朝廷准折一石即係蠲免一石於民而

國費省減一分即是增益一分于庫此

臣

所以日夜

圖維以爲救荒長策惠而不費之

恩更無出此者也但查米價一項順治八九年通常時

價每石二兩以外故議折價銀一兩四錢原屬加

惠災黎之意今浙省時價每石八九錢而被災百

姓銀米兩皆無出若至交冬大難措辦倘仍照一

兩四錢之例災輕者僅折四分五分則災民未蒙其益或反受其禍蓋被災地方雖有五六七八九十分不等然今歲之災乃百年所未有即有一二游青復種者水浸已久粒少粃多又有白糧南米猶需應納見今受災之田若責其半本半折斷難竣局如部臣執持已往之例不別今昔之殊或駁增價或駁另議往返涉冬便是收兌之期熒熒災民本色既無可征折色又未預備有司各官恐礙

考成嚴追酷比驅此殘黎死亡逃散事誠大可慮也倘蒙

皇上軫念災民將此被災田地應輸康熙九年分漕糧正米二十二萬四千一百一十五石准照議單舊例一概折征七錢使嗷嗷之衆大慶更生否則請於每米一石量加價值折銀一兩免民間買運之費省耗潤漕截

朝廷數萬銀米其于

國計民生不無均濟懇祈

勅部速覆早得

俞旨移

臣

遵行不惟

正賦有益而數百萬之生靈行且立起于溝壑中矣

抑臣更有

請者二府田地雖高低不同被災則一因限於三四
分不准災之定例不敢造報除

上供白糧并重災改折之外尚有南糧漕糧數十餘萬

本地之米恐難足額况浙省平時尚藉江楚私米
贍生今年尤望商賈接濟其有米之戶仍將稗米
交兌不足者即以私米抵代庶受溺餘黎不致重
困臣因親至其地目擊異常災害不敢不哀籲縷
陳非敢故爲過言以聳

上聽也

請緩征漕折疏

具官

臣范

承謨

謹奏爲照嘉湖二府異常水災臣

以漕糧關係

國儲不敢輕爲蠲免乃酌爲改折之請荷蒙

俞允百萬窮黎莫不仰沐

如天之仁叩頭感激歡聲如雷惟是被災已深重者顆
粒無收輕者斗石不繼入冬以來又雨雪連綿饑
寒滿路呼泣傷心地方有司不敢稽悞正供凡漕
糧白糧等項俱已極力徵完而折漕一項追呼盡
術收納無多臣每檄問有司及傳窮民之在省者

詰其拖緩之故咸稱小民感

朝廷再生之恩恨不即輸將奈以前用三番車挿工費已窮以後秋未收成冬遭久雪不但錢米俱乏而田無稈草薪爨皆空是以奉公之心雖急措辦之術無從臣聽其訴言深爲憫惻伏念嘉湖所產惟穀與絲上年籽粒固已無成今歲蠶桑尚有所望凡未完漕折銀兩懇乞

皇仁准俟蠶熟之後催徵起解統于康熙十年歲終

奏報雖曰限期稍寬實於原額無損可免百姓賣妻鬻子之苦而恤災拯溺之

洪恩終始克全矣

請改解南北絲斤疏

具官

臣范承謨

謹奏爲照湖州府屬額辦南北絲

斤每年例應崇員分解向因解費不敷紛紛詳控似應亟爲變通伏察南絲一項蓋因勝國以江南爲陪京有陵有廟是以有神帛絲斤之設今江南

既改爲省此絲亦改爲織造

誥勅等項之用是規制業已更定而浙湖之絲解運江寧則猶未改也北絲一項厯年辦解必由織造衙門遴匠勘驗必精好合式方行解部其解江南者計合羅絲六萬一千三百二十七兩有奇原編貼役銀四十兩解部者計絲四萬八千兩原編夫船銀四十八兩再計南北路程近者千里遠者數千里水船陸車以及食用浮於原編數倍若欲增給

必至派民若不增加則路遠費多實難交納是以
僉解官役往往傾蕩家產累害無休不能不爲之
深計也臣再四圖維杭州見有織造衙門一切

上用緞疋俱係織辦未嘗有悞爲之似亦易且每年
例有二季北上之船臣請將解南之絲每年估價
將銀移送織造衙門一并採辦即於北船附解不
過一轉移間則民累悉除

上供無悞矣

緩征議

具官

臣范承謨

奏言照得額編地丁悉循夏稅秋

糧分別徵輸法至善也備察浙省賦稅出于人丁者什之一出於田土者什之九所以原編夏稅款項甚少兩浙輸租俱在秋成之後民間惟藉田租完納

正供則自正月以至八月皆懸待秋成之日也向因兵餉不敷部議徵收錢糧四月完一半九月全完

諸司凜遵

功令不得不于正二月開徵銳意徵比百姓多方借貸變質完公苟不如限敲朴隨之迨至秋收復有漕白南軍等米萃於一時償債之外依然赤手甚有餬口不繼者及至來春又接比新糧年復一年民生日蹙各官考成數載不清歲內全完之州縣十不得一二如此苦情軫恤之方委宜熟籌而酌計也況今奉

旨通行察議臣敢不悉心籌畫仰副

皇仁就浙江一省而論之康熙十一年部撥本省兵餉之外又撥粵餉三十萬兩閩餉五十四萬餘兩為數過多所存無幾而又適遇災荒催徵不應迨至十月閩省必以徵解愆期請餉內部矣又撥浙省協濟銀十萬餘兩臣以無從起解疏請改撥矣浙省滿漢兵餉每年約用一百萬兩協濟鄰省額用六七十萬兩或八九十萬兩不等應將

奏銷存剩續報徵完及鹽課關稅贓罰雜項銀兩暫
緩解部量留數十萬兩以一半先抵本省春夏兵
餉以一半協解別省誠爲甚便若秋冬二季應支
餉銀照夏稅之數徵給則五六月內應徵之款無
幾難濟急需如照秋糧之數徵給則九月十月爲
期太緩亦非長便之策臣請不必拘定名色統改
五月開徵九月完一半以給下半年本省鄰省軍
需餘令來年二月全完又可接濟次年春夏兵協

等餉倘有派存銀兩盡行解部至於

奏銷考成則定以七月內具

題所遲不過一季可使諸餉均無貽悞而百姓俱免

剜肉補瘡賣男鬻女之苦

公家正賦仍無錙銖虧缺縱有緊急事務必無耽悞
之慮一舉而三善備焉矣如目今撥餉已定不及
更派懇祈

勅部通盤打算稍爲變通今歲勘酌安當俟康熙十三

年舉行是催科既緩不惟於民有益而從前拖欠皆可設法清補即各項軍需亦可及期獲濟矣

請釐正白糧耗米疏

具官

臣范承謨

謹奏照得浙省糧賦之重莫過嘉

湖二府而額外多給之款無如白耗一項案查全書開載嘉屬白糧每正米一石連耗并椿折准徵糙平米一石八斗而額設夫船經費每石銀八錢湖屬白糧每正米一石連耗并椿折准徵糙平米

一石五斗五升而額設夫船經費每石銀一兩五分蓋嘉屬耗米比湖屬多編二斗五升而湖屬經費較嘉屬多編二錢五分兩府銀米之數雖若參差而嘉屬多米湖屬多銀兩相折算數亦相當至于耗米則皆以五斗五升徵給也惟是編徵正耗全書明註准徵糙米四字並未令徵白米也歷年奏冊報銷無異乃該府兌給不分正耗皆係全白則不惟民力難堪且與全書甚悖夫全書所以給耗

者原爲徵糙以備椿折之費今既皆徵白則無椿
可折乃仍徵椿折之耗且并耗而亦給白是軍之
所取多而益多民之所出重而又重當此百姓窮
苦之際安能歲歲供無已之耗贈乎臣自上年嚴
飭行查隨發糧道確議茲據詳稱每石五斗五升
之耗照條議舊例相沿未改臣以當時徵糙恐有
椿折故加五斗五升今皆徵白並無椿折何可仍
舊臣檢奏銷康熙七年等事案內部查進倉白耗

止交四升有奇則是所交者甚少所給者甚多徒竭民膏以恣軍欲大非經制之初意也臣駁覆再三務求至當有議止給白耗四斗者有議仍給五斗五升平糴者臣恐弁軍借端稽遲致誤

上供於是再四籌畫除原編銀米折算相當并各項經費俱照舊不議外今請將兩府正項白米一石外給白米四斗五升以爲盤剝進倉之耗則運軍所得不爲不厚而減徵一斗以抵糧里椿折則窮民

之力藉以稍寬與全書徵糙之意亦無大悖軍民
兩利事屬可行也今值全書改纂之際正宜核定
永著爲規不過釐正全書之所無並非議減全書
之所有仰祈

皇上勅部議覆俯賜

允行刊入全書恪爲遵守此後如有弁丁印糧官役私

加顆粒者

臣

即據實

題參庶歷年之積弊永除而

國賦民瘼均有裨益矣

彙報蝗災引咎請賑疏

具官

臣范

承謨

奏言竊照浙省地方水旱頻仍窮

苦萬狀今歲播種之始亢陽爲厲小民拮据車戽

其力已竭七月初蝗蝻遍野官民震怖

臣

設法捕

禱旋即飛遁幸不爲災閔七月淫霖決旬窪下田

疇頗遭淹沒

臣

因監臨在闕未便繕疏具奏業經

督臣劉 將歸安烏程長興德清山陰五縣湖州

一所水災情形

題報在案

臣

方謂各邑未經水災之地禾黍離離秋

成有望豈意撤圍之日各邑災民填街塞巷手持

枯稻泣訴哀號皆云數日之間遍被虺蟲立時傷

盡司道府縣申報詳驗積案盈几

臣

始而駭繼而

疑旬日之間何遽有此異變疾駕小艇赴仁錢二

縣及湖州交界地方數十里間親送察驗果見禾

桿青黑皆已枯焦穀盡空秕根俱朽爛如蟻如蟲

之細蟲或跳或躍遍滿田中咀嚙未已窮民扶老
挈幼環哭臣前咸謂八月初旬雷雨之後蒸熱數
日頓產此怪蟲攢心食節驅之不得捕之不盡坐
視嚙痛徹心髓洵從來未有之奇殃也臣目擊
號呼慘不忍視隨即諭以

皇上愛民如傷定然額外恩恤多方曲慰暫解驚惶臣
念近處如此他邑可知隨委杭嘉湖守道李顯榮
星馳各屬逐一確查限三日內回報又據藩司詳

報杭之仁和錢塘嘉之嘉興秀水嘉善海鹽平湖
石門桐鄉湖之安吉一州歸安烏程長興德清武
康十四縣并紹之蕭山一縣湖州衛一所各有被
災情形厯厯如繪臣竊計水旱虫災何年蔑有若
困於夏秋之交尚可別爲補救今乃變生垂成之
際小民工本已虧精力盡絕三府漕白錢糧無處
措辦勢必顛越就死臣覩此阡危心驚體顫手足
罔施皆臣奉職有乖以致地方疊罹災禍百姓不

免流離伏祈

皇上立賜罷斥重加處分另簡賢能以安黎庶更有請者浙省農民蓋藏本少今當秋收之候忽遭螟螣之災百姓嗷嗷朝夕待斃苟非大霈恩膏勢難稍延喘息伏乞

皇上軫念異災或撥近省漕儲或發本省帑項以賑饑民臣當竭力經理俾沾實惠伏乞

睿慈立允所請施行

請帶徵白糧疏

具官

臣范承謨

奏言竊照白糧一項嘉湖二府歲

辦正米六萬六千餘石每年精選乾潔方敢

上供今歲頻遭水旱湖屬田禾盡成朽腐顆粒無收向

來此地素稱產米之鄉供賦之外尚出糴他邑藉

以資生今則餬口無存勢必遠糴別省以供課額

而購買無資本地所存殘稻青腰白臍十居八九

一加碾碓半爲齏粉祇因水浸之後穀不堅實蟲

噉之餘粒無完好若至交春再加蒸浥勢必霉爛
天儲玉粒豈敢以此濫供若使另行撙辦則小民從
何設處見今兩屬人民號哭呼籲慘不忍聞查白
糧舊例先漕啓行今時日已迫撫此災傷雖日加
敲朴無濟輓輸若不稍爲變通則災黎必難安輯
而

上供反致缺匱竊察江南前歲被災業有帶徵

恩旨浙地災民同在

皇上愛育之下臣請將康熙十一年應完白糧俯准三

年帶徵今歲先完三分之一餘俟兩年遞完一半

庶民力尚可支持而

天庾不至虧欠培

國本以厚民生惟在

皇上一轉移之間而百萬災黎仰沐

皇恩于無既矣

請改折漕糧疏

具官

臣

范

永謨

奏言竊照浙西連年水旱民不聊

生仰荷

皇恩允蠲允折得免流離今歲自夏徂秋旱蝗驚擾於
前大水淹沒於後百方屢救將慶有成而八月之
初雷雨一宵異虫遍野攢禾嚙稻霎變奇荒被災
情形臣與督臣先後

題報見在確勘另疏具

請外惟是各府漕白南糧統計一百餘萬受災者固

無粒米可獲薄收者又皆青腰癘秕九月將半開
徵在邇各項本色無從措辦三府百姓籲臣代請
全蠲號哭情狀慘難殫述荒歉至此臣誠不能遽
責之輸納也竊計漕糧爲軍國重務白糧係

天庾玉粒何敢擅爲請蠲但本地既受重災鄰省亦
多歉歲欲辦本色勢有萬萬不能者臣既不敢虧
國賦以誤餉又不敢置民困而弗恤夙夜躊躇審厥
至當方敢備陳

皇上之前查杭屬之仁錢二縣嘉屬之嘉秀等七縣湖屬之安吉歸烏等六州縣自被災五分以至十分約計應徵漕糧正米三十二萬四千餘石惟有改折可以稍救民命仰祈

皇上軫念異災甚於前歲准援康熙九年之例改折征銀其漕截耗贈亦循九年之例除豁在小民可免耗米一十二萬九千餘石漕截銀一十四萬餘兩其經費等銀仍照額解部又應減存漕船六百六

十隻可省造船銀三萬九千六百餘兩修船貢具銀四千餘兩行月安家等銀三萬七千餘兩運軍行月米四萬五千餘石統計扣存銀米一十二萬有奇不惟歲額無虧又可節縮如許以佐

國用一轉移間遂得民甦而

國裕也再查康熙九年折漕每石一兩比因地方初次受災尚可勉爲輸納今已三年大稔民力耗竭斷不能如九年之價備查漕運議單災荒改折每

石折銀五錢至七錢又順治九年二月內戶部爲
今歲之糧將到等事內開遇災改折例止五錢極
多不過七錢奉有

俞旨欽遵在案今三府漕糧

臣

不敢於議單之外再議

減少自五分至十分不論正兌改兌每石一例改
折銀七錢脚費另徵較之舊例頗有贏餘而與市
價不甚相遠特懇

皇上大沛鴻慈炤每石七錢之例折銀徵解以救倒懸

內歸烏德清地處最窪民尤至困三縣漕折倘蒙
皇恩概准蠲免三邑之民庶可得免逋逃若萬不可免

臣請倣照江南舊例寬以兩年帶徵則

朝廷額賦不過稍遲而災民得以從容設處至于被
災三四分者例不蠲折然所收之稻水浸虫傷不
能盡炤常年米色其應輸漕南二項請以江楚私
米隨便交兌方可免完臣因目擊災傷無能挽救
請蠲請賑更請緩征而尤萬不容已者首在漕運

不得不急籲改折祇以頭緒繁多累筆難盡兼以
憂慮成疾滯誠之下情詞失次然從

國計民生起見不敢不冒昧陳請惟望

睿慈鑒此徵兌期迫特沛

皇仁立允所請俾

俞旨早到浙省一日則百萬災民危而復安死而復生
矣

再請留浙援納銀兩賑飢疏

具官

臣范承謨

奏言竊照杭嘉湖紹四府遭罹奇

荒有田之民無以完

上供無田之民無以覓衣食束手嗷嗷誠恐盡填溝壑

臣查見貯積穀連年賑散所存甚少官紳捐助又苦告匱惟援納事例一項不費公帑不須勸募庶可稍資賑給適年淮揚受災

皇上發帑金截漕糈并以河工援納之銀盡准濟用杭嘉等四府頻年災青不異江北仳僂困苦日甚一

日臣何敢坐視而不爲之請也康熙九年籲開援

納以救荒饑部議未允臣蓋臣當日以浙民初次受

災與淮揚之民不可同日而語是以未敢再瀆今

杭嘉等四府大荒之後復遇奇荒積饑之餘復經

再饑是今日之浙民與當日之浙民又不可同日

而語矣臣目覩情形困窮已極更無可救之法展

轉籌策不得不補贖

上請倘使賑救無策不爲之計則數千萬哀嗷待食之

民非死亡即流散將來地無耕人無生望其患
有不忍言者若部臣仍執前議不稍變通臣必再
三哀籲於

皇上之前斷不敢立視其死以負

皇上愛民如傷之心伏祈

皇上大溥洪恩自今冬起至明年夏季止凡浙省援納

銀兩畱爲本省賑饑臣當親自經理大布

皇仁咸沾實惠伏乞

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請解任調理疏

具官

臣范

承謨

謹奏

臣

賦質孱羸稟氣靡弱原有

積塊脹滿之病向待罪內院曾辭職就醫久荷

睿鑒前年

簡命撫浙本應力辭緣蒙

聖諭以東南爲煩重之區使微

臣

効犬馬之力遂不敢

顧一身之細避盡瘁之勞

臣

才短智庸惟有將勤

補拙蒞任一載舊病日增復以勘水勘荒奔馳經
歲霖雨酷日之中窮谷瘴鄉之地感染既深蘊積
復久日事藥餌毫髮未痊去冬尚可勉力支持不
敢遽辭今年正月覆丈衛田行至平湖縣公亭地
方爲海風吹沁沉疴頓甚日食薄粥不過兩甌胃
口鬱熱頻頻吐噦夜則輾轉不寐煩燥如熏頭目
昏迷心神恍惚諸事健忘兩耳重聽醫生咸謂心
血焦枯元氣虛竭思慮傷脾積成胃病若再勞勩

將來必不可治切念臣年當少壯遭遇

聖主勵精求治正人人思奮之時臣不自量妄冀乘此

盛時竭駑駘之蹇步聊圖報稱更兼內受父兄之教

世沐

朝廷之恩豈肯自棄甘與草木同腐但孱軀之疾病
正劇而浙屬之事務孔殷錢穀則紛雜難清刑名
則平反爲重

欽件部案多于別省必須詳訊雖無病之日竭力盡

心尚無頭緒况昏瞶之際心搖力乏豈不誤違每
念及此心愈焦而火愈熾是以脾氣轉虧寢食皆
廢日甚一日浙省何地巡撫何官豈堪置此疲敝
之臣坐誤封疆察例凡巡撫患病總督代
題臣四次移咨督臣劉兆麒三來親驗仍以
朝廷之恩地方之重苦相勸勉不肯代

題然臣所念者正爲

朝廷之恩地方之重不容貪位誤公冀得稍加調養

留此犬馬之身以供後日驅策若不解任必致殞身見在之事務非誤即違將來之報効有心無命微軀實不足惜而貽誤封疆死有餘辜矣伏乞

皇上憐臣真病准歸旗調理則將死之犬馬倘得更生當益矢捐軀効死臣不勝懇切待命之至

請早離任調理疏

具官

臣范

承謨

謹奏

臣頃以微

臣

病勢日深等事

滙誠具奏於八月初六日准到部咨奉

旨范承謨簡任巡撫以來悉心料理著有勞績覽奏患病情詞懇切著解任馳驛回京調理病痊起用該部知道續閱邸報科臣姜希轍等以撫臣有恤民之實等事具題奉

旨姜希轍等奏稱范承謨撫浙清操愛民為地方請留說的是但范承謨委係真病故令回京調理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臣跪誦

恩綸伏地流涕自念一介下愚有何才用而蒙

聖主格外矜憐感激慚愧無地自容惟恨素不葆攝以致疲於疾病深負

皇上驅使至意幾欲奮竭寸心圖報萬一無如頽病之中又遭酷暑復染痢疾自八月初旬以至於今腸胃牽痛呻吟不絕歷更數醫毫未痊可今事務既不能身自料理則在任一日貽誤一日伏乞

皇上憫臣窮困之呼或將浙撫衙門事務暫令督臣攝理或將關防暫貯司庫以待新撫臣得速釋重

任途次訪醫倘早獲痊可再生之身犬馬猶能圖
効也冒瀆

天威惶懼無已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辭總督福建疏

具官

臣范承謨

奏言康熙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接閱邸報吏部一本為補授總督事奉

旨范承謨補授福建總督應兼職銜爾部議奏恭讀

綸音流汗沾體念臣自蒙

皇上簡授浙撫以來連遭水旱竭蹶補苴覲顏食祿尸

素不堪臣之罪責無以自逭乃荷

皇上洪恩特授閩督臣閱邸抄感泣之餘不勝悚慄夫

閩省界在南陞海底餘孽尚未授首正臣子戮力

之秋苟有駑策自當殫力圖報何敢逡巡惟是海

疆重地事務殷繁非謀勇素優惠威並著之人曷

勝重寄臣寔踈庸恐綆短汲深有負

皇上之隆遇伏望

審慈鑒臣愚悃收回

成命另簡賢能膺茲重任庶海疆得人而蕩平之功計

日可奏矣

請陞見疏

具官

臣范

承謨

奏言

臣

因叨陞福建總督具疏控

辭康熙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

旨卿簡任閩督正資料理著即遵旨前赴新任不必控

辭

臣

捧讀之際惶悚彌切伏念閩疆重地島孽未

除正臣子戮力不遑滅此朝食之日臣何敢再辭
以負

皇上特簡至意謹望

闕叩頭謝

恩訖但臣本庸懦僅以礮礮克保素節至於軍旅之事
未經身歷誠恐不堪駢策有辜

國恩且數年以來未得一覲

天顏休慕之誠飲食夢寐寔無一刻敢忘今當從事海

疆經理邊地離

闕益遠瞻望益深況閩中一切軍務機宜必須面奉
天語指授方畧且臣一得之愚亦有不便形之紙墨者

又應備陳請

旨庶可仰承

廟畧獲曠職之咎臣願單騎就道星馳

陛見少盡臣子瞻仰之心兼之臣有老母在家久疎

溫清倘獲省視親聞使烏烏得釋將母之懷而犬

馬克遂戀

主之願從此龜勉馳駟雖摩頂放踵亦所甘心冀圖仰
報

殊恩於萬一也

檢舉疏

具官

臣范承謨

謹奏

臣入京

陛見蒙

皇上諭

臣

靜養調攝復遣御醫李玉白診視療治竊冀

宿疾少瘳勉効犬馬嗣因遵奉京察典例具疏自
陳私揣有過無功病多才短應在罷斥之列乃過
蒙

聖恩包容寬貸令臣仍赴總督新任臣捧讀

溫綸悚愧交集正擬謝

恩陞辭卜日束裝忽接閱邸抄見有臺臣甯爾講指參
董漢策陳其忠一疏奉

旨該部嚴察議奏臣不勝惶懼慚恚之甚以漢策乃臣

之所薦也其忠又臣之所參經督臣劉擬絞援免者也憶臣於康熙八年四月內准吏部咨開議覆臺臣徐題爲

恩詔之頒行已久賢才之薦舉無聞一疏查康熙六年十一月內

恩詔內一欵地方有才品優長山林隱逸之士著該督撫核實具奏酌與錄用欽遵頒行在案查各省督撫迄今並無具題相應請

勅各督撫地方查才品優長山林隱逸之士實堪採取者即行具題等因通行到臣以浙省爲人文淵藪宜之應舉堪用之人或以前地方官員視爲具文未加博訪翕求以致久虛

盛典臣心不勝怏怏比即嚴檄各屬虛公核舉隨據寧波府以葛世振應湖州府以董漢策應而漢策堅不出山未列薦剡世振又旋以老病懇辭已經部覆議允至十年十一月又奉

恩詔漢策復經鄉里公舉司道府縣勘詳其揄揚之詞

溢於筆楮

臣猶謂

大典固不可虛薦舉亦無容率諄令復核必公必慎而各官又備列生平通相保結且稱其曾經前撫臣秦世禎按臣杜果等相繼推轂殷殷勸駕而漢策廬墓山中不即應

詔一撫一按歎賞褒嘉言之鑿鑿及臣察驗水災按部吳興爰訪里人有謂其素履無愆者有稱其拯災

賑貧德及里閭者秀愚童叟一口同聲

臣

聞見賢

而不能舉者慢也聞人之善而疑者薄也

國家方懸纁帛弓旌之典微

臣

倘爲索瘢求疵之行

則以人事君之謂何況既有府縣可據族黨可憑

臣又何容一概以爲莫可信而察察爲明也今其

忠所訐雖真僞有無事難遽定但既人言之嘖嘖

保無墮行於冥冥

臣

不敢以急於求賢之隱衷飾

其暗於知人之顯過乃臺臣疏中以薦漢策爲

臣

瑕臣滋懼矣又以受人之欺爲臣惜臣益滋愧矣

懼與愧並臺臣之爲臣寬解者愈甚臣心之慚惶

者愈切又安敢違心文過而妄思倖免也伏望

皇上勅部嚴加處分立賜罷斥以爲冒昧薦舉者戒

附告病請代題咨文

初咨總督

爲病患日深精力已憊懇請代

題亟推賢能以無誤封疆事切照本院賦質孱羸

稟氣靡弱原有積塊脹滿之病前在內院亦經辭
任就醫復任之後時常舉發曾荷

聖慈以延醫服藥垂問感念

天恩捐軀莫報前年

簡命撫浙本應力辭緣蒙

聖諭諄切以東南爲煩重之區使微臣効犬馬之力遂

不敢顧一身之細避盡瘁之勞不意才短智庸惟
有將勤補拙纔及一載舊病日增復以勘水勘荒

奔馳經歲霖雨酷日厲域瘴鄉援葛攀藤無處不
到感染既重蘊積復深日事藥餌未痊毫忽欲于
去冬具陳解任然以尚可勉強支吾不敢遽辭
恐蹈規避乃今年正月覆丈衛田行至泉公尊地
方又被海風吹沁沉疴賴甚遂至于今日食薄粥不
過兩甌胃口發燒頻頻吐噦夜則輾轉不寐煩躁
如熏頭目昏迷心神恍惚醫士吳嗣昌閔振儒沈
晉垣等咸謂心血焦枯元氣耗竭思傷脾胃痞結

腹胃若非速加靜攝勢必將來不治本院竊念年
當少壯遭遇

聖主在上勵精求治

仁智如神竊不自量非才妄冀乘此

聖朝奮駕駘之蹇步以圖報稱更兼內受父兄之訓世
沐

朝廷之恩豈肯自棄良時甘與草木同腐但目前之疾
病正劇而浙屬之事務孔殷錢穀則紛雜難清刑

名則人命所係民刁俗敝異于他方

欽件部案多于別省雖無病之日竭力盡心尚少頭緒
况昏瞶之際心搖力乏定致悞違每念及此心越
焦而火越熾是以脾氣轉虧寢食皆廢雖尚未至
一息奄奄臥牀不起而神靡氣短四肢疎懈實類
行尸浙省何等地方巡撫何等重任豈敢置此疲
敝之臣坐誤封疆伏乞

貴部鑒非規避循例代

題俾得早簡賢能董理要務本院復得留此不死之
身安心調攝平復之日

皇上倘不以臣爲不肖別賜驅遣惟有致身竭力以報
皇恩而

貴部院生成之德當終身感激無涯矣實出至誠
非敢僞語爲此合咨

貴部院煩此查驗立賜代

題施行

總督回啓

爲病患日深精力已憊懇請代

題亟推賢能以無誤封疆事准

貴院咨請病辭代

題緣由到本部院准此爲照兩浙凋疲已久邇來災

異相仍

貴院念切時艱

宏施補救湛露陽春閭閻渥被總以饑溺由已之

懷愈篤久安長治之計彌深頓致慮不及身勞與思并耳然

廟堂倚毗正殷

聖明望治若渴之際惟祈

貴院加意調攝自當霍然本部院必不敢上違

天眷之簡畀下拂士民之愛戴也相應咨覆爲此合咨貴院煩請查照施行

再咨總督

爲病患日深精力已憊懇請代

題亟推賢能以無誤封疆事准

貴部院咨前事等因到院准此切照本院以病深

難理懇請代

題解任調攝伏承

貴部院溫語慰留深感不棄下愚勉以

朝廷之恩地方之事匪敢不思自勉惟是任事須憑精

力報

國必藉身軀身若不存雖犬馬而何效心若昏散徒
謬誤而害公今以昏瞶殘散之身心欲理煩雜紛
拏之政務如使瞽者望遠痺者奔車不但無功立
見其壞況近日以來所食愈少燒熱更深夜竟無
眠心枯似棘醫生吳嗣昌等僉謂再加思慮勞煩
任是岐扁難治本院竊念控辭養病原圖留此不
肖之身以効

朝廷驅策非是好情投閒畏難規避今浙省爲天下之

名區既非殘僻不堪之境而海上復藉

貴部院之經畫已見投誠向化之功本院何苦當
此壯年自外

堯舜之世而

貴部院業常親見知非詐僞假託之言倘不蒙賜
代

題將使溘然浙土是于現在地方既屬無益而犬馬
後效終不可伸諒

貴部院仁慈高朗之心必有所不忍也今准前因
合再瀝誠懇請爲此合咨

貴部院煩請查驗立賜代

題施行

總督回咨

爲病患日深等事准

貴院咨開再請代

題病辭緣由到本部院准此爲照

貴體在調總緣治理謀深如傷念切不憚勞思過
度以致偶爾

違和前准

大咨業已備復在案今再接

台移

指意諄摯但浙中凋疲已極前此深荷

偉籌其間廉頑立懦之風

愛日崇陰之戴

鴻聲久徹於

九重蒼赤望殷於霖雨斷不敢遽爲輕

請以重拂輿情也惟希

節勞釋慮

靜養調攝以迓

有喜之祥則

貴院始終爲

國愛民而本部院亦獲永邀葭倚之緣矣相應咨覆

爲此合咨

貴院煩請鑒察施行

三咨總督

爲病患日深精力已憊懇請代

題亟推賢能以無誤封疆事准

貴部院再咨緣由到院准此切照人臣之義固在
于盡瘁而鞠躬封疆之重莫患乎有損而無益本
院一病奄纏百骸交敝譬如糟粕精液盡枯雖有

盡瘁之心祇誤封疆之事有損無益灼然甚明是以亟懇代

題早解重任乃蒙

貴部院寬諭諄切兩番慰留稍有心曾敢忘德教惟是積塊一發常非數月可調以致事難理則心益焦火愈熾而疾加甚諸醫有岐扁難治之語賤體增膏肓漸入之憂較之前咨之時惟見日深一日雖犬馬之軀眇無足惜而地方之悞咎將誰歸

況復賤性至愚獨肯勉強如蝸行壁涎竭方休今
既竭而不可行雖欲行而不能動

朝廷設官分職原爲宣力盡心非止具員以飾觀聽今
浙省錢糧雖極紛煩猶可令人當面從容查算至
于

欽派事件人命重情逐件逐名必須親審豈敢未訊而
云已經親審僞語欺

君又豈容姑置而遽自就便安坐違定限凡此必親之

事皆非劇疾所能仰惟

貴部院奠安土宇利澤生民遠人聞風而投兩省
不煩而理豈須畱此病廢反致悞違況本院永圖
報効之心已悉兩咨之內在生平不敢欺人
尊前反容套語而賤軀多病久徹

聖慈

貴部院深知何煩再計惟有叩首瀝血力懇具
題倘早發一日之章即早延一日之命向後報効

朝廷之駕馬亦報効

貴部院之環雀也所言已盡萬勿更畱今准前因
三申咨懇爲此合咨

貴部院煩請查驗立賜具

題施行

總督回咨

爲病患日深精力已憊懇請代

題亟推賢能以無誤封疆事准

貴院咨開三請病辭代

題緣由到本部院准此爲照

貴院拯饑援溺念時切于痼瘼况復治劇理繁神
更勞于案牘既鞠躬以謀

國致

玉體之需調本部院三捧

大咨憂惶靡措竊以

九重之倚注方殷萬姓之來蘓正切縱興思

高尚其如蒼生何哉矧

功著保釐知必幡然改也雖本部院人微言拙不
足以仰達

台聽但刻下鄉紳舉貢矜民人等歌

勲頌

德無非扳轅臥轍之詞案牘連篇盡是雪涕披肝
之語

天聽即民聽本部院何敢拂輿論以瀆

陳壽

國以壽身祈

貴院不憚勉

珍調而竟續除出示安慰士民外惟希

釋慮葆和

允收大命上以副

朝廷簡畀之隆下以答億兆瞻依之望地方幸甚士民

幸甚至本部院誼深維楫奉

矜式而協

寅恭嘉賴尤非淺鮮矣合再瀝情備覆爲此合咨
貴院煩請鑒察俯俞施行

四咨總督

爲病患日深精力已憊懇請代

題亟推賢能以無誤封疆事准

貴部院第三咨覆等因到院准此切照本院以昏
瞶委靡廢時失事三咨懇請兩蒙親驗所以瀝血

披誠者言無不盡

貴部院曲賜慰留者意無不周然而真知灼見者則已症無不確今蒙復加切語勸諭又引紳衿庶民之意以相開譬本院倘非有胸無心寧忍厚負德言大拂民性惟是

貴部院所以再三賜留者原爲

朝廷地方之事士民所以意欲留官者冀其料理處置諸務耳今本院舊病日增新病繼作昏迷愈

甚寢食更難又加五內焚熾兩耳轟鳴語非高聲
聽聞不確是一身尚且不能自主豈能處分民事
仰贊

嘉猷將見不但無功自此只增謬誤大負

貴部院勸勵之意并失諸人士望官之情因以獲
罪

朝廷自乖本願公私無益上下府辜本院至愚竊知其
不可矣況大衆保留目今已成故套微軀風恙

皇上固已久知茲蒙

貴部院屢次諄諄反致諸士民日成攘攘似是本院違道干譽本無欲去之心藉衆喧騰以堅貪位之策則本院何敢有覲面目出以見人全無心肝不知自疚耶仰惟

貴部院鴻猷碩畫軍將服膺厚澤深仁紳民感戴凡諸有益地方之事何非同行會疏之公則是本院之虛聲原出于

貴部院之實惠本院雖去無足重輕後有賢良益彰相得況經兩番親驗已蒙洞悉無餘而地方官員凡有職掌抱病沉痾理應

上達或允或否斷自

宸衷若隱而不告坐誤地方不特本院蹈竊位之愆即貴部院亦豈無阿好之玷如或見有別情則便立賜

題參本院決不敢置一喙也今准前因合再瀝誠泣

請爲此合咨

貴部院仰祈即日繕疏立賜具

題施行

總督回咨

爲病患日深精力已憊懇請代

題亟推賢能以無誤封疆事准

貴院四次咨請病辭代

題緣由到本部院准此爲照

貴院弘才碩德原簡注於

宸衷厚澤深仁久淪濡於士庶惟因

賢勞過度以致

珍體在調前准三次

大咨詞指忱切本部院敢不仰體

台意惟是浙中待理尚殷輿情依戀彌篤比日以
來紳衿士民之呼籲扳轅者紙近百張人幾萬數
皇皇然不啻嬰孩之去怙恃此蓋感出至情行猶

直道豈一二人阿好哉且無論

貴院因勞偶恙稍加靜調旋當勿藥本部院不敢

率爾瀆

陳即恐重違

尊指冒勉上疏而

聖俞斷不能邀士民迫不容去是本部院不體

廟謀不愜輿志將何以自處也況本部院庸才迂性溷

濫吹竽兩年以往凡百政務全藉

楷模提挈之功得緩脫輟償轅之罪而素餐伴食
衆論攸同此非飾詞亦非謙詞也目前旱魃示警
黎庶憂惶正藉

弘猷大施匡濟若本部院甘徇僚友之交情忍聽
名賢之高尚則

朝野輿論將以此舉爲何居乎而天下後世將以本部
院爲何如人乎所以跼蹐逡巡寧違

尊指而義不敢出此耳言盡于斯決難遵

命除又大張告示曉諭士民安心樂業外仰惟

貴院上念

朝廷倚任之重下慰士民迫切之情釋慮凝神勉加珍
攝則

吉人自膺天相而民聽自合天心立奏霍然之效
克終

康濟之猷

國家幸甚地方幸甚本部院幸甚今准前因合再移

覆爲此合咨

貴院請煩鑒察施行



范忠貞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范忠貞集卷

三五

詳校官檢討

臣

劉錫五

助教

臣

常循覆勘

總校官

知縣

臣

繆

琪

校對官

助教

臣

胡子衷

謄錄監生

臣

孔繼峯

欽定四庫全書

范忠貞集卷三

清苑劉可書編

督閩奏議

條陳閩省利害疏

具官

臣范承謨

奏言切惟古今之時勢有常必有

變人臣之謀國有經必有權茲當滇南告警變起倉卒一切關係疆場之事有斟酌權宜可濟時變

者即不得概執引經之說以疎于事先而忽于未然也臣且就閩省目前情形為我

皇上陳之閩人活計非耕則漁一自遷界以來民田廢棄二萬餘頃虧減正供約計有二十餘萬之多以致賦稅日缺

國用不足而沿海之廬舍畝畝化為斥鹵老弱婦孺展轉溝壑逃亡四方者不計其數所餘孑遺無業可安無生可求顛沛流離至此已極邇來人心皇

皇米價日貴若不安插倘飢寒迫而盜心生有難保其常為良民者矣我

皇上停止海界之禁正萬姓甦生之會而閩地仍以臺寨為界雖云展界墾田其實不及十分之一且臺寨離海尚遠與其棄為盜藪何如復為民業如慮接濟透越而此等遷民從前飄流忍死尚不肯為非今若予以恒產斷無舍活計而自取死亡之理即釘麻油鐵絲綢布帛皆奸商巨賈勢豪土棍有

力者之所辦窮民亦無此貲本何由而濟如慮逼近沿海難免寇觔侵掠夫海賊可以登岸之處不過數所餘皆海潮湧入之小港時湧時退不能停泊若設防兵堵禦要害則寇亦無隙可乘設立水師原為控扼巖疆未有棄門戶而反守堂奧之理目今多事之時海逆不無窺伺伏乞

皇上允臣相度形勢應仍舊者照舊防備應更移者

奏請更移務使將領不得偷安則門戶既固而遷民

可以開墾復業無以糧齎寇之憂無透越接濟之慮兵既衛民民不失所此捍外安內之要著也從來富國強兵莫有過于漁鹽之利閩自禁海以來利孔既塞是以兵窮民困目下青黃不接之際追呼雖頻輸將仍緩兵丁乏授食之需引領協濟各省處處添兵在在索餉安能及期協濟乎今惟有請照木筏取魚事例容漁戶沿邊採捕每十筏聯為一甲行以稽查連坐之法遇開港之時止許隨

帶乾糧不許多攜米穀等物令就近將領率防兵
巡哨督押漁筏朝往夕歸仍照編甲次序灣泊內
港聚集一處以便稽察其採捕之魚十取其一以
充其課此項錢糧或接濟兵餉或借給遷民如有
贏餘或存貯備修船隻一舉而數善備焉矣事如
可行臣即相機設施如不可行決不致貽邊疆之
患兵餉裕而

國用自足荒田墾而流離可輯催科緩而人心共安

矣臣無任悚懼懇切之至

請興兵屯疏

具官

臣范承謨

奏言竊

臣

受事閩疆下車伊始諸

務未遑而時屆撥餉關係來年軍需不得不先為
入

告查閩地濱海兵丁之窮苦為甚歲需協餉刻不能
待往往撥解遲延難期宿飽虛欸虛項改撥維艱
臣於

陞見時業將缺餉情形及需餉急切之狀面瀆

宸聽具蒙

睿照茲請再為

皇上陳之閩餉歲需一百六十餘萬正月內即將本省
地丁錢糧盡撥而東作未興徵收不前鄰省協解
又復有限即如康熙十一年閩餉浙江以災傷無
可抵解動支鹽課銀兩

題請改撥既多展轉部覆重撥更厯歲時軍餉之欠

缺不可問矣再如十二年閩餉部撥江浙兩省與
本省地丁錢糧及穀變等項抵給內有請撥補銀
五萬九千一百八十九兩請找給銀三萬八千八
百四十八兩地丁錢糧又不能歲內全完約計一
十六萬有奇其中各項有產盡者有蠲免者有查
追者抵解無期是軍餉之欠缺又不可問矣竊恐
次年酌撥之餉其中倘有缺額難完之項急之則
徒困民生緩之又重滋兵苦

題請改撥往返稽時夫以沿邊沿海荷戈執爰之人
既無積蓄又乏生業乃寄性命於虛懸之餉而欲
望其投石超距也難矣臣聞古之善用兵者皆于
軍興旁午之秋舉行士卒屯種之法悉獲成效漢
趙充國興屯而敝先零魏武屯田許下得穀百萬
諸葛亮分兵屯田軍食不匱唐郭子儀屯於河中
決機行陣畧誠募士開營田歲省度支數百萬緡
元初征討每遇大敵屯田以守明洪武撥軍三分

守戍七分屯種養軍百萬不費民間一錢豈古今

不相及耶

臣

雖智淺能薄恭遇

聖明之主仰受特達之知何敢不殫竭心力以抒一得之愚昔

世祖章皇帝親政之初

臣

父在內院時曾疏興屯數事

當蒙

俞允祇以後來奉行不善遂致停止今我

朝興屯之法寓諸墾荒一行於招民募墾一行於安插

投誠獨兵屯未聞肇舉蓋因坐食驕卒恐一旦率作南畝自食其力永無糧糗之望所以畏憚不行

臣謂行之有法兵屯未有不樂從者即今枵腹之卒前此之餉勢不能待將來之餉杳不可期一旦給以現餉即駐之鋒鏑誰不爭先况耰耨種植之事乎從前墾荒之民例以六年起科則此屯種之兵亦俟六年之後始裁其餉仍於旱澇之年倍加賑恤是兵既享六年之現餉復得田畝之收穫又

不憂意外之災荒誰不願興屯乎臣謂興屯更有
五便兵之需餉必取于民司農仰屋守牧催科民
髓日枯財源日耗矣而披堅執銳之卒率皆鴛悍
不馴無恒產以繫屬其心則渙而難固無操作以
勞瘁其力則惰而圖安無生計以寬其日用則庚
癸時呼惟是兵屯之法行將見金錢可省

國用恒足便一也追呼不迫民漸休息便二也防卒
變為土著堅門戶固藩籬便三也有事則戰無事

則耕進可攻退可守便四也兵皆溫飽卒盡懽騰
分為臂指聯為心脅消戢反側便五也有此五便

臣何敢不請

皇上亟行之至于地方有不盡宜於屯者

臣

謂又當因

時而制宜屯可行於一處即一處受利屯可行于
數處即數處受利屯得一兵即省一兵之餉屯得
數十百千之兵即省數十百千兵之餉兵法云屯
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非虛語也

臣

又思招民

開墾借屯本給牛種日後或有難還之憂兵則原
係分內應得之餉不過先時現撥酌將鄰省實徵
存貯銀兩預給兩月初不費

朝廷額外帑金有司既免遲悞叅罰之累小民更得
稍寬催徵敲扑之苦此又於五便之外推而廣之
以明兵屯之有利而無害閩省之不可以不行也
其餘本省撥給虛項原額仍在遲早徵足解補內
部或畱為次年兵餉一時之轉移尤為至便懇祈

皇上勅部酌撥康熙十三年閩餉協解迅撥現餉容臣

查勘某地某兵可屯若干督率將領倡導開墾更
祈寬以考成遲以歲月俾臣盡心力以行之其餘
一切未盡軍屯事宜總俟次第

題報庶足食足兵而邊疆收百世之利矣

上封事疏

具官臣范承謨奏言洪惟我

朝定鼎三十載

寵遇臣工愛育黎庶亦云至矣叨祿者鞠躬盡瘁以
報

君恩服疇者擊壤鼓腹而歌帝力於哉可以遐軼三代
喜起之風永啟萬年太平之化矣何物么膺狡焉
倡逆致塵

睿懷臣一聞之不覺髮指眦裂恨不能飛渡萬里滅此
朝食也伏而思之三桂平日無父無

君人所不齒逞狂聚蟻離德無謀垂老弄兵光陰有幾

況滇黔天未彈丸黑子欲以一隅之少衆抗天下之全勢其亡也殆不旋踵矣似無足為我

皇上顧慮者惟是百姓久處承平厭聞兵革訛言一旦繁興人心不無惶惑此時若不收拾恐徵求急迫民不聊生盜賊蠭騰善良逃匿不可不為長慮而却顧也近日

功令處分最重錢糧盜案有司畏考成懼叅罰專務催科不講撫字競相諱盜不講消弭往往東作方

殷西成未屆而追呼已到其門鞭扑時加其體求幸免之不能何暇盡力于南畝况歷來徵糧九分為率所以寬留小民之脂膏也今則十分取盈矣各省錢糧支給兵餉外餘作存留稍緩輸將所以備非常之急需也今則一蹶解部矣雖曰可以杜侵欺足財用設猝有急切之用必發

內帑不無重滋往返倘仍撥本年徭賦必致悉索殷繁撫司必責成于有司有司必徵比於里社大聲

疾呼軍需為重遂有一面報完冀免叅劾一面續徵以圖補項者矣舊逋未完新徵又至小民增苦司牧受累此皆錢糧考成太嚴之所致也再如盜賊竊發所在多有官慮誣誤遂以強諱竊以有諱無甚至民間報盜反苛求失主株連鄰保者嗟此愚氓既受刼掠之慘又增官司之害茹荼誰告也以致相率隱而不報而強徒漏網山陬海澨潛逆橫行夫誰從而問之且文官所恃以捕盜者數名

捕役耳惟兵備道舊曾治兵調度籌畫可以綏靖
一方今皆不治兵矣且有緝盜不獲並加處分之
責不知令操何術以緝盜也律例原載城內積至
五起城外積至十起以上始行叅究百人以上嘯
聚刦殺者始行

奏報其餘彙入歲報冊內年終具

奏未嘗如是之嚴峻也今則逐起處分逐案

題報矣叅罰愈嚴諱盜愈密此皆盜案處分太重之

所致也夫民之所好者寬廣也所惡者盜賊也今
乃不能如其所好而重其所惡是以一聞滇逆之
警閭舍驚惶雖徧下安民之檄一時稍定竊恐青
黃不接迫以催科輟耕逃亡勢必滋蔓難圖況處
處增兵在在增餉將來必致預徵斯民有限之膏
血竭之則不堪其命皆不可不預為惠綏也至於
閩民或困於浮糧或苦於舊逋或累於賠丁或迫
於寺田容臣逐一查明籲

聞統祈

皇上因時制宜分別施恩或

賜蠲免或發賑濟或允緩征以收拾天下之心更

省刑赦過展堯仁而弘湯網復夏稅秋糧以紓民力

寬盜案處分以釋株連如是則衆志維城執挺則

可以撻堅甲利兵矣臣於

陛見廷對之時業將民窮財盡之狀縷縷陳奏茲乃

目覩情形備悉時勢若知而不言言而不盡夫豈

人臣忠

君之誼第當

皇上宵旰焦勞之時臣又以危言聳聽實切惶悚不安
然世受

國恩終不敢自安於緘默也伏乞

勅部確議施行社稷幸甚生民幸甚

范忠貞集卷三